

行走蒲麻

□ 郎佐民

蒲麻是岷县东部的一座古镇，与漳县贵清山镇、石川镇呈三足鼎立之势，隐藏在大山的褶皱里。

夜里下了雨，青草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清新的空气里，飘散着豆花缕缕的香甜。天空湛蓝如洗，远处笼罩着一片银色的雾霭，像一层薄纱覆盖着层峦叠嶂的山峰。雾霭之下，牛羊若隐若现。

越过砖塔寨一路前行，村居在眼前不断闪现，仿佛被绿毯包裹着，静谧祥和。洋芋地里，紫色、白色的洋芋花，仰起一张张素净的脸。青禾正在吐穗，随风涌起层层波浪，一抔长的芒刺，在阳光下闪烁着光亮。当归、党参、黄芪等中药材郁郁葱葱，把整个山坳织成翡翠色的锦缎，在视野里铺展延伸。

据说，这里是蒲公英的故乡。时令一到，金灿灿的蒲公英变成毛茸茸的绒球，山风一吹，无数细密的小伞就漫山遍野，铺天盖地，密密麻麻，蒲麻因此

得名。

蒲麻是物产的宠儿，龙川河、榜沙河纵横境内，蜿蜒流淌。这里群山环绕、土壤肥沃、雨露充足，平均海拔在2300—2600米之间，成就了得天独厚的中药材生长环境。

行走在山水田园间，心也跟着澎湃起来。穿过一片片药田，面前一个不大的村庄，静静卧在山的臂弯里。此刻，村庄里正升腾起一团团的炊烟，与山间岚蔼悄然相融。村前的小溪流淌着一股清亮的水，似乎渗透进村庄的每一处角落里。河沟边的滩涂湿地上，金黄色的野花星星点点，牛羊在悠闲地吃草，小羊羔咩咩的呼唤声、清脆悦耳的牛铃声荡漾在草地上。

农家小院，青瓦白墙，花圃有序，鲜花争妍。日子幸福起来的人们，有了闲情逸趣，拾掇打理庭院、修篱种花，滋养身心。

沿着天门山狭窄的“一脚路”攀上

山顶，面前豁然开朗，蓝天如镜，白云似乎能拥揽入怀。山风轻吹，地膜药田层层叠叠，从山腰铺到云端。几个戴草帽的妇女躬腰蹲身，边锄草边唱花儿，我们从阡陌垄间走过，边拍照边听花儿。“岷县当归甲天下，黄芪党参顶呱呱……”原来，千年药乡最动人的季节，正是用歌声和劳动绘就的。

行走蒲麻，可以去虎龙口村，拥抱那棵守候村民600多年的“中国最美古树”辽东栎；可以到牛羊遍地、牧歌悠扬的天门山牧场，感受自然溶洞阐释一座山的玄妙与灵气；可以在壮美的东沟白桦林边，倾听悠扬高亢的洮岷花儿，演唱生命的豪迈与奔放；可以前往大美元草村，沐浴晚霞映照下青山如黛、药田如画的记忆乡愁。

这里，每一个蓬勃的生命都焕发着耀眼的光彩，每一寸肥沃的土地都独具魅力，每一朵绽放的山花都脉脉含情。青山合而不围，草木茂而不媚。

来到井滩村，隐隐约约就能闻见醋香，传承古法的麦麸醋，不仅融入了中药材的香气，更是当地人民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靠山吃山的人们，年复一年种药材、日复一日酿好醋，他们心无旁骛勤耕细耘，让山村活力焕发，使生活有滋有味。他们坚信，一座村庄的发展与变迁，自然物候是最好的见证；一代代人的守望与传承，是生活缤纷灿烂的理由。

走过大庄中滩，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中药材的香气，遇见手执蒲公英花束的孩子，他们目光澄澈，我收回远翔的无人机，让他们抚摸打量。站在生态宜居的白马店村头，我被这里的宁静吸引，那一片片绿油油的药田，让燥热被裹挟着青草气息的绿意所驱散。村民们的笑容纯净而真挚，他们有泥土般厚重的情怀，有麦穗一样饱满的自信。他们在心里种下的，是生命的安静和对自然的尊重。

土 豆

□ 程胜风

此时，一群鸟落在不远处
叽叽喳喳
对一片新翻的地垄
新种下的土豆
表示期待

土豆，黄土地の粮食
每次看到炊烟
我都会想到的食物
我也很期待，等到秋天
再回来看望土豆
已是满地的金瓜蛋了
看它怎样给母亲带来幸福
使得炊烟生出香味

土豆
是你一直在守护着母亲的粮仓
母亲的土地
如果你是母亲身上的肉
那我的命
也是你给的
这么想来
我生命里善良的一部分
是你长成

松鸣岩

□ 王新有

那些长在悬崖的石头
嶙峋桀骜 棱角高翘
把一棵棵古松攥在石心
风一个劲地奏乐
树一个劲地摇摆

仿佛从远古传来的琴瑟
奏响松涛的歌声
给它灵动的称谓——松鸣岩
让草木长出诗
长出牡丹
长出花儿和少年

检修工的日常

□ 王宁涛

匆忙用夜色抹了一把脸
来不及捂热怀里的乡愁
把夜晚夹在胳膊下
拉着空荡荡的戈壁
他就爬上了高高的信号机
背影如同一粒饱满的种子
昨夜梦里的故乡
在脚下的钢轨上
先放一放
冷不丁的秋风飘过
他满脸的汗滴
一不小心被刮得
踉踉跄跄

一扳手一扳手地
把螺丝拧进这夜晚
铁路人不做梦的理想里
除了远山火车偶尔的笛声
还有什么能配得上
这夜晚的检修
一点一滴的机油
正顺着螺丝的螺纹
慢慢渗透



祁连山雪

〔中国画〕

丁玉龙 作

岁月悠悠玉米香

□ 杨小强

说起玉米，还藏着不少别致的名字。苞谷、苞米、番麦……每个名字都沾着一方水土的气息。在我的家乡，玉米才是它真正的称谓，顺口，亲近，带着泥土的温度，如同爷爷奶奶唤着孙儿的名字，透着骨子里的亲。

玉米是农人眼中的“懒庄稼”。一个“懒”字，道尽了它漫长的生息——从开春落籽，直至冬雪花给土地盖上厚厚的棉被，人还在田间掰扯零星的玉米。掰玉米的脆响，割秆人的笑语，三轮车、电动车在野地跑着唱着，合奏出一支农闲未歇的歌谣。

种下玉米，也着实省心。地被整饬平顺，银链般的地膜铺开，推起播种机前行。齿轮点头叩进泥土，种子滑入墒沟便告成了。若种在干散的薄土里，任你千呼万唤，它也只管在深处静静蛰伏。终于，春风吹绿柳梢头，春雨沙沙落进期盼的耳朵，泥土下的嫩芽憋不住欢喜，争先恐后地钻出地皮。这新绿的喧嚷，仿佛是大地的初啼。

苗儿蹿到一抔高，农人便除去旁生的枝苗，让主干在春末夏初澄澈的

阳光里，一门心思往上挺直，踏着脚尖与云天对话。于是拔节的声音细密响起。七月热浪翻涌，玉米陡然加速了生长的脚步，蹿过人头，亭亭立在风中。一根秆子上，常常一两个玉米棒子顶着红缨绿裳。此时，农人一头钻进碧纱帐中，拔草、施肥，汗水洒进青纱帐的荫凉。

秋风漫起，玉米渐渐褪去鲜红，染上深栗或烟紫，发端微微打着俏皮的卷儿。饱满的苞果在淡黄苞叶中隆起羞涩而坚实的轮廓，宣告着成熟的讯息。这时节，山野骤然醒了。掰玉米的脆响此起彼伏，拖拉机和电动车满载金色的喜悦，在田埂撒欢飞驰，把欢歌笑语一路泼洒进秋天深处。场院里，院落中，金黄的玉米越堆越高，山丘一般。灿灿光映照在农人脸上舒展开的皱纹——那是汗水浇灌后开出的花朵。

养牲口的人家，他们的玉米秆还不急着运回家。秋阳静好，是玉米秆甩干水分、锤炼筋骨的时候。待到身姿挺拔如利剑，农人便将它们运出地

头，在自家房前屋后盘绕成精巧坚实的圆锥垛。隆冬风雪肆虐时，这里是狗儿、猫儿暖烘烘的安乐窝。

田野里的玉米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墙根下晒太阳的老人不知不觉添了霜色，他们的寒暄中总绕不开今年谁家玉米多收了几袋的老话题。黄澄澄的玉米面蒸出的窝头筋道瓷实，搅团粉鱼在锅里翻腾滑溜，掺了糖的玉米糕厚实如蜂巢……小孙儿捧一碗玉米粒挤到爆米花担子前，看着爆米花的人将金豆倒入黝黑的铁肚膛里。炉火煨着，铁葫芦转着——“嘭！”

铁肚膛打开，一朵朵洁白的玉米花争先涌出。

小孙儿把热烘烘的爆米花捧到老人跟前。老人们布满褶皱的眼角顿时漾开笑意。他们接过那些烫手的、白云般的花骨朵，不断换着手吹气，吹散岁月的辛苦，最终小心放进嘴里，品尝这土地深处迸裂出的酥脆香甜。细碎的咀嚼和轻快的谈笑，融进这个村庄温暖绵长的呼吸里。

八月头上的中伏天里，从肃州城出来，我沿着一个一个的村庄向西走，有的路过，有的停留一两个晚上，小金湾、独山子、柳湖、沙河……在12天时间里走过了十多个村庄。

盛夏的河西，田野里万物彰显着绚烂的生命，向日葵沉甸甸地弯下了腰，红彤彤的枸杞铺在晾晒场上，金灿灿的蜜瓜吊在瓜蔓上，从玉门到瓜州沿途的花田汇成了汪洋花海。因为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以及雪山融水的灌溉，这里孕育的花卉种子品质优良，每到夏日，戈壁绿洲腹地的花田便是一道烂漫景致。

到了瓜州，应邀前往三道沟采风。发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在流出昌马峡后，宽阔的河道冲积扇形成了十道沟泉水河，处于冲积平原的三道沟便得名于此。三道沟镇东接玉门，向南通向青海，向西通往新疆，地理位置特殊。

跟随一位做向导的本地文化研究者的脚步，文友们好似进入时光隧道的寻宝之人，把三道沟独特的风物都触摸了一遍：汉唐的烽燧遗址，敦煌郡所属的渊泉县遗址，草圣张芝的故乡，一棵要几人合抱的左公杨……在这些斑驳的时光印记里，我们在一座座活动的博物馆里寻味丝绸之路的历史风烟。

据说三道沟有条小街，曾是南来北往商旅们交易的地方，当年的繁华小街如今成了一条田间小路，眼前是一望无垠葱绿的玉米田。随着向导的语音，思绪穿过玉米地飘向远处，想象那些如烟般飞扬的繁华场景。

在街道中心有一个木制的古风凉亭，名为疏勒亭，因疏勒河是这片戈壁绿洲的生命之水。亭子八个飞檐翘角看上去玲珑雅致，梁坊、门窗也都有精美的雕刻和彩绘。沿着疏勒亭，东南西北四条小街延伸到四个方向。依稀记得二十年前到达三道沟采访时住在了疏勒亭东北面的一家旅社里，现在已经是二层楼的店铺了。

镇上开了数家小宾馆，房间小而整洁，价位也适宜。进入夏季后，有外乡来从事劳务输转的经纪人，有农产品收购者，有跑长途运输的司机，还有双休日从城里来的游客，宾馆生意都很火。

傍晚，四条小街的店铺都开着，沿街的饭馆里热气腾腾，疏勒亭里坐着三五位老年人在打牌。向南走，连接着宽阔的乡村道路和田野；转头折返向北走，是三道沟镇的福祿花田，白天和文友们已经走过的那片花田，也是全镇最有人气的地方。

魏晋时的肃州老城名为福祿城，想必这片花田名字便取于此，这样一个寓意吉祥的名字也寄托着三道沟人的美好愿景。白天的福祿花

树之舞

□ 王升君

液，冰凉、酸甜，舒爽。在河西几乎家家都会在冬日做“软儿”。

梨润肺凉心、消炎降火迅速，称之为“快果”，尤其小儿伤风咳嗽。梨虽为良药，但脾胃虚寒者则不宜多食。冬藏其实不仅是因“软儿香”，也是为不时之需。

“梨花节”时，我再次来到胡家园子。园子里游人不少。满园的树上堆雪，如絮，如云逸。盛大、狂放的花事，张扬着极度欣喜，“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用梨花喻雪。人在园里穿梭，人花互映，牵着白云般的梨花拍照，演绎出人花共舞的“梨花秀”。

每次读“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总会因东坡先生笔下那“东栏一株雪”的孤情，而悄然湿了眼眶。

微风吹来，花瓣缤纷，如乱蝶飞舞。转身，我已被纷纷而下的梨花雨打湿了。

而今，胡家园子已成为城市公园，百年老梨树作为自然景观受到保护。整座园子宛若一座气氛浓郁的露天芭蕾舞剧场，每一棵树都仿若天生的舞者，那些铁黑色的枝丫以独特的肢体语言舞蹈着，演绎着世间的喜怒哀乐……

“喳喳，喳”，一只喜鹊在梨树的枝丫间翻飞。

风掠过老梨树，新抽的枝叶在焦黑的枝干上轻轻摇曳，宛如在跳着一支生命的芭蕾。